

韩仁信 著

遼代城址探源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六辑)

远方出版社



热风冷雨丛书

辽代城址探源

韩仁信 著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印 刷: 烟台师范大学印刷厂

总 发 行: 远方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海鹰、艾子等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75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80595-694-4/I·274

本册定价: 18.00 元 (总定价: 144.00 元)

《辽代城址探源》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崔 义

副主任：岳金荣、翟金柱、怀凤忠、哈斯牧仁
杨旭东、穆 松

成 员：杨 春、马金升、格日乐、于凤国
阿拉木斯

巴林右旗政协文史民宗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穆 松

副主任：由玉海、丹 巴、张学仓

委 员：宝音朝格拉、杨晓雷、李书坤、郝建伟
花文元、胡钦毕力格、王兴贵、邸国祥
斯钦毕力格、图 亚、额尔敦巴图

序 言

崔 义

《辽代城址探源》一书即将出版发行，我闻之不胜欣喜。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本书作者韩仁信先生是我的中学老师，看到这部书稿，三十多年前韩先生孜孜以求的治学作风和倜傥飘逸的神采气度仿佛就在昨天，我对那一段好时光一直十分留恋；二是韩先生曾多年从事文博工作，而今退休赋闲却仍然笔耕不辍，多年的辛劳再一次有了结晶，可庆可贺；三是在韩先生的努力下，古城址研究界又诞生了一部力作，巴林右旗政协文史书丛中又开出了一朵奇葩。

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本身是一部史学档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标

志。城市的兴衰，映射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风雨沉浮的脉络。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历史上的城市。韩仁信先生的这部《辽代城址探源》，正是以古城的兴衰透视出了世事的浮沉，以独特的视角对历史原貌进行了追踪，对于我们这些创造未来历史的人大有裨益。

巴林右旗有史以来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或以牧为主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是一方积淀着丰厚中华文明的土地。这里已发现许多辽代营建的州城等遗址，虽不能说完全代表契丹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全貌，但至少应该说是其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表现，是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兼收并蓄、水乳交融的象征。对这些辽代城址的探考，不仅对于研究辽史、研究北方民族史、研究北方地方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本地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各族人民奋发向上建设小康社会也将产生激励作用；既可重温以往

不应失落的文明，又可锁定不该遗忘的记忆。这正是此书的目的所在。

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以往有争议的问题，前人未曾关注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一些文献中的误解或不实之处，也坦诚地提出了看法。书稿的内容，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城址的地理位置以及形制等，均翔实可靠。文稿中的山名、水名、地名均引用于1987年巴林右旗人民政府编写的《地名志》。

本书作者韩仁信先生，1935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滹沱河畔，1953年8月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为巴林右旗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文化大革命”后到旗文化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馆舍建设和事业开展中。尤其是接管荟福寺后，一边维修和保护这一幸存的文物古建，一边开展文物征集和重点文物调查工作。1981年创建了旗文物馆，后来争得上级主管部门支持，将文物馆改建为自治区内第一个县级博物馆。1985年底，巴

林右旗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集体”。此后他积极争取维修辽庆州白塔的立项,并参与主持了维修工作,同时创建了辽庆陵与庆州文物保护管理所。他是巴林右旗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文博系列的副研究馆员,中国辽金史学会会员、赤峰分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内蒙古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及赤峰钱币学会顾问,还曾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

作者撰写此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填补了巴林右旗文史研究工作的一项空白。作为研究古城遗址的学术专著,书中多有“一家之言”、“就教方家”之类的表述,充分反映了这位资深文博工作者恪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作为他的学生,我再一次对韩仁信先生表示由衷的敬佩。

(作者系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主席)

目 录

序言	崔义(1)
一、辽代城址探源引言	(1)
(一)小城子城址	(5)
(二)布敦花城址	(8)
(三)哈日巴城址	(12)
(四)前进村遗址	(15)
(五)友爱村遗址	(21)
(六)塔班板遗址	(27)
(七)岗根城址	(30)
(八)西花和少城址	(38)
(九)达巴梁城址	(42)
(十)索博日嘎城址	(50)
(十一)必图城址	(82)
(十二)石匠山城址	(86)
(十三)聚落遗址及尾语	(92)
二、辽代城址探源附录	(96)
(一)潢水石桥考辨	(96)
(二)从辽代御试进士的相关记述探考辽代怀州西山的位置所在	(121)

一、辽代城址探源引言

辽代的城址,在《辽史》中已见记载。在长城以南燕云地区的辽代城址,亦可称为辽城,当时即多为旧城,并非都是在辽代时才始建。那里的城址,也经历过战争和改朝换代的洗礼,但是由于农耕文化的内涵所在,以及有关的史志多有记载,所以若要在那里探考辽代的某某城址、今在何地是为何城等等,并不困难。

在长城以北,尤其是在西拉沐沦(潢水)以北,要探考辽代的某某城址,其中有一些蹊跷的载录和城址的迷团,并不那么容易开解。

辽朝与五代同始,与北宋同终。耶律阿保机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统一契丹八部,建号契丹国并称帝。先后共有九帝,传国二百零九年。这个雄踞在中国北疆的王国史称辽国,其实是有时称辽国,有时又称契丹国^①。它在历史上的影响,不仅在国內,就是在国外,如在亚欧等的一些地区,曾很长时间称“契丹”(剋大宜)为

^① 《辽史·本纪太宗下》59页载:大同元年(947年)二月改国号为大辽。《契丹国志》20页载为会同元年(938年)。此外,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国号为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国号为大辽。

中国的代称。

契丹族生息在辽水的上游，“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① 截至阿保机建号称帝，“辽之先世，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发展，辽代立国“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其间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筑城赐额，谓之‘头下州军’；唯节度使朝廷命之，后往往皆归王府。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③ 契丹族在其故土上兴建城郭，草原上开始出现了固定性的聚落。这里不仅是畜牧业，就连手工业、农业以至于商贸业等等，都出现了空前良好地大发展。但是许多城郭的设置虽说多承唐制，但并非是邯郸学步，而是围绕着自身游牧经济和“行国”文化的特色，而因宜而置。其中尤以对在战争中所俘获的移民，设置的城郭，一般采用其原居住地的州县名称，冠名以城郭，且居民的风俗习惯不变。希冀移民能安居创业，生产生活能尽早融于辽代社会。从未追求城郭的坚固高大，并非意在禁锢和强化防御，而是意在移民乐不思

① 《辽史·营卫志中》377页。

② 《辽史·百岁志一》697页。

③ 《辽史·百岁志四》812页。

归。

西拉沐沦(潢水)以北的契丹故地,有辽一代终为辽“上京道”所辖。《辽史》在记述这里所辖的城址时,非但没有记述城址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四至的确指;而且所“辖军、府、州、城二十五,统县十”^①的记载,“按《二十五》与下文所列军、府、州、城实数不合”^②。至于每个城址的轮廓、城垣的高矮,除临潢府和祖州城略有记载外,余皆再无记述。此外,还有如有城无载等等不足之处。

当然,这部于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到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只用了十一个月”^③而成书的《辽史》,至二十四史中,它格外粗简。但是,如果不是它记录了辽朝的辉煌,使中华五千年多元一体的文明史得以绵亘不断,那么这段历史有可能被湮没,这段记忆有可能被遗忘。

因工作之便,笔者现就巴林右旗所辖境内的辽代城址,沿西拉沐沦(潢水)河,由南向北,依次加以考述。

巴林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为今赤峰市所辖区域中,北五旗县“阿、左、右、林、克”的正中部。地处西拉沐沦(潢水)北岸,大兴安岭山脉,为其北端的

① 《辽史·地理志一》439页。

② 《辽史·地理志一·校勘记》452页。

③ 《辽史·出版说明》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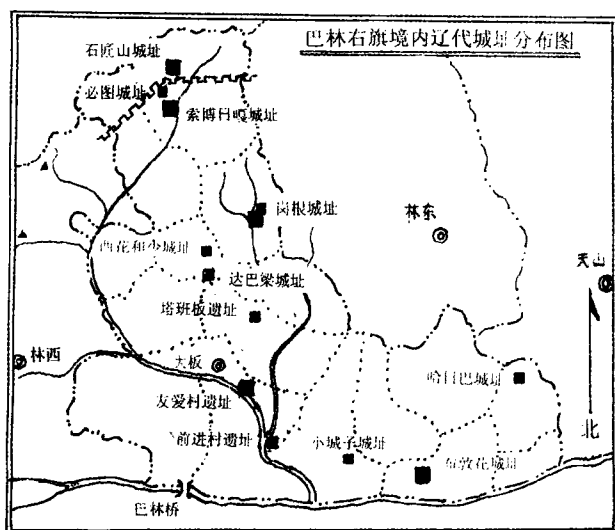
界山。

这里自春秋战国始,就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居地。自辽代以来,这里虽为“上京道”所辖,但一直仍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地区。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民族间的不断争战,以及出现了朝代的更替,所以致使这里的老居民要大量的外流。

直到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当朝者在为漠南蒙古诸部落划分和确指驻牧之地时,将这里划归巴林部。清顺治五年(1648年),为强化对这里的统领,开始建立“旗制”,分左右两翼,仍同为“巴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清廷的“放垦”政策,将“巴林”一分为三。^①巴林的西边,设县制称林西。巴林的东边,仍设旗制称林东。

今巴林右旗境内,已考见的辽代城址,有州五、县五、馆二和城一(见巴林右旗境内辽代城址分布图),现分述如下:

^① 参见1990年版《巴林右旗志·大事记》。



辽代城址探源

一、小城子城址

小城子城址，位于查干诺尔苏木的境内。

查干诺尔苏木，位于巴林右旗的中南部。其四邻，除正南依西拉沐沦河为界与翁牛特旗隔河为邻外，其余均与本旗境内的苏木乡镇毗邻。如西北为都希苏木，正北为羊场乡，东北为洪格尔苏木，正东为益和诺尔苏木，西南与巴彦汉苏木以查干沐沦河为界。

小城子的古城址，位于苏木治所东北 6 公里，小城子村村东 200 米处。该村的村名，就是因其临近古城而

得名。

古城址近似方形。城墙残高为 1.1 米，基宽为 10 米。城墙南北长为 220 米，东西宽为 195 米，墙体通为土筑，墙体内未见有任何夹杂物。城门仅在西城墙的正中可见，门宽约 20 米。城墙外，未发现有什么瓮城和马面。

城内近正中，有呈东西方向的土丘，似为建筑遗址。在城址内，只采集到属辽代的泥质灰陶陶片和少量的白瓷碗残片。

城址的方向为 345 度。而今这里荒漠化非常严重。除城墙址和建筑址，在大风刮过后，远处还能望见其泛白而显土黄的痕迹外，大多数时间里，为荒漠一片。

该城址，西南大约 7 公里开始直到西拉沐沦河边，均为沙地或是流动和半流动沙丘地带。其余西、北、东均为丘陵地带。北小西距羊场乡南端的“莫拉哈尔山”为 5 公里。南距西拉沐沦河为 16 公里。西北距大板镇 44 公里。西南距巴林桥为 46 公里。查干诺尔苏木至洪格尔苏木的区间段公路，在古城址北的不远处通过。

该城址的规模和形制较小，绝不会是州或节度使以上的城址，也不似头下州的建制。应该是辽代早期，俘获外地人口，迁来至此散居和聚居的县城居址。据《辽史》载“饶州、匡义军、中，节度。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

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垒。有潢河,长水泺,没打河,青山、大福山、松山。隶延庆宫。统县三,长乐县、临河县、安民县。”^①

今林西县白音板沟门西拉沐沦河北岸的黄土坑村的古城址,已被认定为辽饶州城址。该城址西侧的小城址(当为附郭),为长乐县遗址。安民县城遗址,已考定为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北的古城遗址。

小城子古城址,是否为饶州所辖的临河县城址。从饶州所辖地域中的山川河流来看。“青山”和“松山”当为今巴林右旗巴彦汉苏木北的大青山和白音汉诸山为是。“没打河”笔者蠡测,应为今巴林右旗巴彦尔灯苏木的“克得河”。此外,在小城子古城东约 30 公里头下州松山州普鲁王牧地条中,亦有“松山”之名录。据“临河县。本永丰县人,太宗分兵伐渤海,迁于潢水之曲。户一千”^② 的记载。小城子古城址,确是处在西拉沐沦河的弯曲之处。再者,距城址较近处,再没有什么旧城遗址。据此推断,该古城址当为临河县县城遗址。

临河县城,既为辽太宗伐渤海迁丰永县人来此居住而置,其建城时间,应在天显元年最晚不能超过天显二

^① 《辽史·地理志一》44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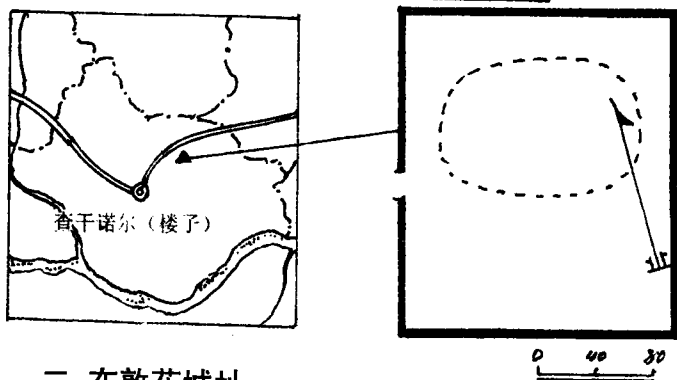
^② 《辽史·地理志一》448 页。另《地理志二》在辽阳府仙乡县条下,这里的“丰永”又作“永丰县”。457 页。

年(即公元 926 年—927 年)。^①

查干诺尔苏木,小城子村的古城遗址,当为辽上京道,饶州所辖临河县县城城址,此为笔者的管窥。

附:小城子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小城子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二、布敦花城址

布敦花城址,位在益和诺尔苏木境内的西南部。

益和诺尔苏木,位于巴林右旗的东南部,西北距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为 78 公里。其四邻是:东与胡日哈苏木、西拉沐沦苏木接壤。西与查干诺尔苏木搭边。西北与宝日勿苏苏木、洪格尔苏木毗邻。南依西拉沐沦河为界,隔河与翁牛特旗相邻。

布敦花古城址,位于该苏木的布敦花嘎查所在地。东距苏木治所所在地茫图花为 10 公里。东南距建在西

^① 《辽史·半纪二》23 页。

拉沐沦河上和在海金山前的“海日苏引水枢纽工程”，为 9 公里。正南距西拉沐沦河为 5 公里。西距海拔高度为 706.5 米的巴彦查干山，为 8 公里。北距海拔高度为 554 米的哈布特盖山为 3 公里。西北直线距辽上京林东镇，为 74 公里。

古城址所在地的地形较为平坦，多为沙丘平原，季节性河流与湖泽，在这里也较多。此外，还有奇峰怪石峻峭的山景。如在突兀的海金山的山北平地上，耸立着数座拔地而起的山峰，呈悬崖绝壁状。在海金山的南坡即山前，有许多形似动物的象形巨石，还有胜似澡池般的圆形冰臼。

古城址的平面较为奇特。虽具有郭郭，但不似回字；虽没有瓮城，但又近似附郭。古城址的方向，为 325 度。内城东西长为 178 米，南北宽为 160 米。外城东西长为 520 米，南北宽为 590 米。内城处在外城内的中偏北部。内城与外城两墙之间的距离，北侧为 140 米，南侧为 290 米，西侧为 150 米，东侧为 168 米。内外城的城门均在东墙开设。内城的城门，开在内城东城墙的正中，门宽为 15 米。外城的城门为了与内城的城门对应，设在东城墙的偏北处，且在外城的城门外，又增设一长方形近似附郭的瓮城。瓮城东西长 135 米，南北宽为 248 米。这两层门的宽度，均近 100 米。城墙外。未见